

難嗅米氣

「人要倒着走，腳指要叉開，才可以在泥裏站得穩。」導師手腳並用地比畫，有點緊張，正要伸腳，他又補一句：「別走太多步，不然會留下很多腳印！」

小心翼翼落到田裏，還好，泥土相當黏，能站得穩。

秧苗早已用淺淺的「禾鏟」，一塊塊地連根剝起，放在能浮在水面的「秧答」裏。拿一塊，掰開四五株，插入泥裏時，先用食指鑽一個小洞，把秧插進去後，向左一靠，就站住了。

比想像中容易呢，連插幾行，抬頭一看，歪歪斜斜的！

原來眼睛要看住第一行，才會插得直。轉頭看見另一個導師執起秧苗隨手丟進泥裏——如果眼力好，還可以在岸上直接丟！也拿起幾株，把根部稍稍握實，一拋，不深不淺就插進泥裏，比擲飛鏢更神奇！

綠田園好有心，連續第十六年舉辦插秧活動。好奇這些穀種是傳統的元朗絲苗嗎？

「都是向廣東省農科所買的，叫『梗豐二號』。」總幹事劉婉儀解釋：「自己留的穀種，兩三年後表現便差了，所以要買回來。」

可是沒有種子公司以前，農夫怎樣辦？每種幾年都會變差，不愈種愈差了嗎？

「以前還不是雜交的品種。」劉婉儀興致勃勃地告訴我「雜交水稻之父」袁隆平的故事：稻米的花蕊雌雄同體可以自花授粉，袁隆平是世界第一人，可以去掉稻米的雄花，使稻米可以雜交，一九七三年他成功把每畝產量三百公斤提升到五百公斤。「這是好大件事！有一億人的糧食，是由於他才生產出來！」劉婉儀說。

翻查資料，袁隆平的經歷可歌可泣，文革期間曾經被狠狠批鬥，不但所有實驗器材被打破，秧苗也被拔清光；如今年近八十歲，仍然拼命研究「超級稻」，去年已經成功把每畝產量達到八百公斤，今年會向九百公斤進發。

目前中國超過一半的水稻，都是袁隆平的雜交品種。處身設地想，我辛辛苦苦插了滿田的秧苗，一定希望可以大豐收，雜交品種比本地傳統的純種稻米，產量多這麼多，自然會選擇前者！

本地純種，就這樣失傳了，別說元朗絲苗，全中國各地的稻米品種數目也都大幅減少。純種才可一代傳一代，雜交不行，農夫更需倚賴政府的種子庫。

諷刺是，產量高，中國稻米質量卻愈來愈差，南方稻米生產佔全國九成，只有一成達到業內一級或二級優質米標準，中國由世界第三大稻米出口國跌至第七位，香港人不也比較愛吃泰國香米？由於政府包銷，五分一賣不出的米都存在倉庫，陸續陳化，惟有賤賣作飼料或工業用途。供過於求，米價太低，農民紛紛到城裏打工……

這是科學範疇以外的事：增加糧食產量，不等於沒有人餓死。●



秧盤的底是圓的，可以浮在水面。



裝秧苗的秧答。



清明後插秧，小暑時便可收割。



最先下田插秧的中學生，大都是女孩子。



農具要如此講解，去博物館看大樹的日子亦不虛矣。

綜合報道

是日插秧活動過百人參加，苦等一朝早，下田不過廿幾人，十分鐘內上岸。中學生一落田便膩，嫌泥土濕滑，插了幾株秧苗，突然大叫擠作一堆，原來水面有一隻水蜘蛛游過。小學生蹲在田邊，頻說：「好核突！」身邊大人不斷嘮叨：「核突？無米食呀你！」小孩一臉沒所謂，後來開到拿手提電話出來打機。

報館記者穿著鑽閃石的皮鞋，連草地也不想走，連論脫鞋下田。翌日報紙標題「中學生下田插秧體會粒粒皆辛苦」，網上討論區卻在討論：「點解會聯咗中學生插下體！」我城熟悉暴力色情新聞，遠超眼前一碗飯！太荒謬，忍不住記下來。

陳曉蕾

資深記者，出版著作包括《狗咬》、《香港第一》、《教育改革由一個夢想開始》、《方太傳記》、《生命當中的家常便飯》等，支持本地出版，身體健康，大地永續。